

二十世纪风云人物丛书【图文本】
SERIES OF PROMINENT PEOPLE IN TWENTY CENTURIES

编著 / 余才千等

下
Volume II

- ◎ 海关职员私生子
- ◎ 一次大战中的上等兵
- ◎ 挑起二次大战的元凶

ADOLF HITLER

一八八九年四月二十日生于奥匈帝国布劳瑙，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自杀于德国柏林。

德国纳粹独裁者……

希特勒

惨绝人寰的嗜血恶魔

京华出版社

SERIES OF PROMINENT PEOPLE IN TWENTY CENTURIES

希特勒



HITLER

编著 / 余才千 等

下 册

京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希特勒 / 余才千 等编著. — 北京: 京华出版社, 2003

(二十世纪风云人物)

ISBN 7-80600-734-2

I. 希… II. 余… III. 希特勒, A. (1889~1945) — 传记

IV. K835.1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9877 号



二十世纪风云人物丛书

希特勒

THE RUTHLESS AND BLOOD-LUST DEVIL

编 著 / 余才千 等

策 划 / 王金文 任 超 华 飞

出版发行 / 京华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安华西里 1 区 13 楼 邮编: 100011)

(010) 64258473 64255036 64243832

E-mail: jinghua289@sohu.com

责任发行 / 臧威威

印 刷 / 北京瑞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 × 1230mm 1/32

字 数 / 871 千字

印 张 / 31.5 插 页 / 8

版 次 / 2006 年 1 月北京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600-734-2/G · 424

定 价 / 98.80 元 (全二册)



第30章 CHAPTER THIRTY

吞并奥地利

“如果上帝曾经叫我离开这个城市去当德国的领袖，他这样做一定是赋予了我一个使命，而这个使命只能是使我亲爱的祖国重归德国……”

H I T L E R



THE RUTHLESS AND BLOOD-LUST DEVIL

惨绝人寰的嗜血恶魔

大权独揽之后，希特勒变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蔑视专家们的意见。他自负地认为，他比陆军总司令或外交部对政治或军事的因素具有更加敏锐的洞察力，他通过他采取的大胆策略所获得的辉煌胜利使得阁僚们和各部门的专家们眼花缭乱。

我们知道，希特勒是在毫无行政管理经验的情况下当总理的，他从没有做过国会议员，更不用说做部长了。他对德国和奥地利以外的任何国家都缺乏了解，也不会说外语。他在政治上的惟一经验就是当过党的领袖和鼓动家。他一无所知，不大关心官方的意见，不为传统所左右；谁试图指导他，他就对谁表示怀疑；谁试图不受他的制约或试图越过他，哪怕是再好的朋友，他都会像对待敌人那样无情地打击谁。与此同时，希特勒不把实施他计划时可能遇到的困难或反对力量放在眼里，也不被传统的外交方式所限制。他显示了技巧，欺诈本领，搜寻敌人弱点的手腕，以及毫不掩饰地利用他自己地位的力量。这些都是他过去在夺取德国政权的斗争中学会的，现在他又把它们运用于国际关系中，而且取得了更加显著的效果。

从1934年夏天起，西方国家外交活动的主要目标是劝说德国签订一个包括东欧各国在内的互助条约。正像《洛迦诺公约》包括法国、德国、比利时、英国和意大利一样，如果其中一方一旦受到其他国家的进攻，各方保证立即给予援助。这个东方《洛迦诺公约》应当包括苏联、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东欧其他国家，如果其中一个国家受到外来攻击，其他国家应当承担自动援助的义务。

希特勒无意参与任何一项类似的计划，他担心的并不是侵略，而是对他以及他的纳粹国家行动自由的控制。于是，西方国家试图签订欧

洲多边互不侵犯条约的主张受到了德国的抵制，在希特勒看来，这样一种多边互不侵犯条约只能是表明善良意图的一张没有更大价值的声明，至于善良意图能否得到执行，则没有任何保证。波兰也支持德国对签约的反对意见。因为波兰对苏联表示怀疑，迫切希望不要把波兰推上反德的联合战线。否则，波兰要么成为它的两个邻国发生冲突的战场，要么成为它们为了各自受到损害的利益而签订的一项协议的牺牲品。

希特勒对波兰的后顾之忧了如指掌，于是便刻意地去讨好波兰人，不断向他们灌输波兰和德国在反苏方面有着共同利益的主张。在反对签订多边互不侵犯条约的同时，希特勒着手与德国的邻国签订双边互不侵犯条约，用于消除国际社会对他侵略野心的误会。在大肆宣扬和平的烟幕之下，希特勒在暗地里加紧了侵略邻国的步伐。

1936年9月初，戈林在柏林召集所有的部长参加的“小内阁会议”。在会上，戈林强调说，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一次会议都重要。接着，他全文宣读了希特勒口授的秘密备忘录。希特勒说，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必须是为了扩大德国的武装力量。只有占领了生存空间，才能解决食物短缺、原料不足的问题。希特勒宣布，德国军队必须在4年之内做好开战准备；德国经济必须在4年之内为战争做好准备。

1936年12月17日，戈林向柏林的实业家和高级官员发出了警告：“我们生活在一个最后决战在即的时代。我们已处在动员的前夕，我们已经处在战争状态。所差的只是实际开战而已。”

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在帝国总理府他的办公室里召集了一次最高级的秘密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只有6个人，而且人人都宣誓保密。虽然讨论的问题关系重大，希特勒却似乎是一时冲动才把他们召集到一起的。其实，新的打算已在他脑子里酝酿许久了，他想要趁兴谈一谈。他说的事情将危及欧洲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命运。

在11月那个阴沉的下午被召集到希特勒办公室里的6个人中，有4人是军队首脑，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牛赖特男爵，希特勒的副官

H I T L E R



THE RUTHLESS AND BLOOD-LUST DEVIL

惨绝人寰的嗜血恶魔

弗雷德里希·霍斯巴赫上校，他的责任是将会议讨论的内容写成完整的正式文本。4个军事首脑是：陆军元帅瓦尔纳·冯·勃洛姆堡，现任军事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上将瓦尔纳·冯·弗立茨男爵，现任陆军司令；海军元帅埃里希·雷德尔，现任海军司令；上将赫尔曼·戈林，现任空军部长。他们都是深受希特勒信任的人。

一如既往，讲话最多的是希特勒。他开头总是那老一套，什么德国需要生存空间，什么现在必须开创造生存空间的机器等等。“日耳曼民族有权要求比其他各族人民更大的生存空间。”没人问到底需要多大——比印度还大？比中国还大？希特勒早已经有答案了，这个空间不能到遥远的非洲和亚洲去找，而只能在身边寻找，“在与帝国接壤的地方”。德国首先要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下手，但时间要放在1943—1945年间，那时德国在军事力量上要比英国和法国都强大，否则那两个宿敌国家会阻碍德国野心的得逞。因此，与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战争就将推迟到将来一个更适宜的时期进行，近期内似乎没有迫在眉睫的事情要做了。

但是，随着他的讲话继续下去，这个“将来”开始变近了，而且他话讲得越多，这个“将来”就变得越近，似乎就是明天，或是后天了。希特勒的脑子一直围绕着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英国打转转。他说，英国过分关心对中欧事务的干涉，法国内部矛盾重重，陷入国内各派之间的冲突，一时腾不出手来——法国军队忙于镇压革命的时候，出击的时刻显然就要到来了，而且那个时刻不可能太遥远。当他谈到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时，把那两个国家说得好像是互相结盟反对德国的凶恶残暴的敌人一样。

他说，对那两个国家，必须发动闪电式的进攻。西班牙内战打得不可开交，一直没有决出胜负。他告诉他们，他在设法延长西班牙国内冲突，因为这样一来，意大利就会与法国在地中海发生纠纷。地中海事件会给他创造环境，让他向奥地利，或捷克斯洛伐克，或同时向这两个

国家发动进攻。时机的到来可能比任何人预料得都早。

对英国人，希特勒的想法是很特别的。他认为，英国人会迫不得已地把安哥拉放弃给德国，因为那个地方原来就不属于他们，而是属于葡萄牙的。他肯定地认为，“不列颠帝国的寿命不能与罗马帝国相比。”他说，不列颠的4500万人统治着4亿5千万人的一个帝国，成为统一力量的惟一象征只是那个王冠。他深信，王冠这种虚构出来的东西，本身就是那个帝国的脆弱迹象，如果没有联邦，英国就无法支持它的沉重负担。“不列颠帝国必须成为我们的反面教员，如果我们扩大自己的空间，我们就不能允许我们的人口陷于停滞不再增长。”

希特勒说的这些话，隐含着摧毁不列颠帝国和控制这个整个王国的企图，但暂时还有更多的直接困难。首先，生存空间的问题必须在1943—1945年期间得到解决，因为党和党的领导人在老化，德国人等待得太久，就会失去战斗意志。其次，一旦法国陷入国内危机，他就面临直接对捷克斯洛伐克进攻的问题。再次，如果法国与其他国家发生纠纷，他就要同时向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发动进攻。如果法国进攻德国，希特勒相信，他能够利用波兰帮助他。他继续说道：“只要德国的力量始终坚不可摧，我们与波兰的协议就一直有效。”

奇怪的是，希特勒最着迷的，是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同时进攻。他认为，德国的盟友意大利一旦在地中海同时与英、法开战，那么，德国就可以在这场战争的掩盖下，对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发动秘密的、迅雷不及掩耳的进攻。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有望一举成功。

希特勒讲了3个半小时，然后征求与会者的意见。陆军元帅冯·勃洛姆堡为人和办事都比较谨慎，他提出，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防御力量可能会阻挡德军前进，而且他认为，即使法国和意大利打起来，也不可能完全没有力量进攻德国。弗立茨认为法国占领鲁尔不会有什么困难。牛赖特的看法是，地中海爆发战争的整个设想，“似乎不会像元首想象的那样快就会出现。”这时，希特勒不再转弯抹角了，他说：“我认为可

H I T L E R



THE RUTHLESS AND BLOOD-LUST DEVIL

惨绝人寰的嗜血恶魔

能的日期是1938年夏季。”他希望在8个月之内发动战争。

希特勒详细讲出了他的计划，而且坚持不肯做任何让步。如果他的军事将领反对他，他会采用各种手段迫使他们同意，或者干脆铲除他们。两个月后，冯·勃洛姆堡元帅在柏林和他的秘书埃娜·格鲁恩结婚。希特勒和戈林出席了他的婚礼。勃洛姆堡的秘书年轻、漂亮，有文化，但她过去是个妓女，这种事秘密警察知道，或许希特勒也知道。勃洛姆堡一旦和她结婚，在柏林就要引起非议。得知此事后，弗立茨特别生气，他要求希特勒解除勃洛姆堡的职务，因为他认为勃洛姆堡玷污了德国军队的荣誉。可他不知道，希特勒早已在暗中也为自己设下了圈套。希姆莱搜集了许多材料，证明弗立茨在1935年与一个叫奥托·施密特的小伙子搞同性恋。由于这些材料是伪造的，弗立茨坚决拒绝承认。他要求公开的正式审讯，以揭露希特勒的卑鄙阴谋，但希特勒却想让他牺牲品静悄悄地自行离开政治舞台。不出希特勒所料，勃洛姆堡果然悄悄辞职了，带着妻子到世界各地去旅游，而且日子过得还算不坏。希特勒向他做了许诺：一旦人们停止了对他的议论，还给他高官做。希特勒没有信守诺言，所以勃洛姆堡和新婚妻子结束旅游之后，只好到巴伐利亚乡间去过他的清闲日子。弗立茨也被迫辞了职。

希特勒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制服并羞辱了反对他意见的德军的高级将领。1938年2月4日午夜前不久，德国电台公布了勃洛姆堡和弗立茨辞职的原因，并宣布由希特勒直接统帅德国武装部队，任命威廉·凯特尔将军接替弗立茨。凯特尔的妻子是勃洛姆堡的小女儿。凯特尔虽然是一名来自汉诺威的不大出名、也不特别受到尊敬的将军，但他在工作中却埋头苦干，有条有理，在希特勒的眼里，他的主要优点就是忠实。

1938年夏天纳粹政府做好了战争准备。希特勒选择的第一个目标是养育他的故乡奥地利。他准备给这个国家突然的、迅雷不及掩耳的、令其顿时瘫痪的一击。在希特勒看来，没有必要等着地中海出现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只要在奥地利内部造成骚乱，然后以德军制止流血事件、

平息骚乱为借口就足够了。希特勒及其幕僚加紧制订入侵计划，与此同时给奥地利的纳粹党人下达了密令，要他们在1938年春天公开叛乱，反对奥地利政府。希特勒在给军事首脑的讲话里曾提到的所有那些可能发生的欧洲事件，现在被认为没有意义了。战争什么时间发生，完全由希特勒来决定。恩斯特·台尔曼曾经写道：“希特勒就是战争。”

希特勒喜欢与外国政治家会晤，面对面地交谈，因为那样他就有机会看出他们的弱点来。库特·冯·许士尼格是被害陶尔斐斯的继任者，现在担任奥地利总理，应希特勒之邀到上萨尔斯堡讨论重大问题。显然，双方要讨论的问题事关奥地利的主权。1938年2月12日，两国总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举行了会晤。

许士尼格阴郁、沉默、自信的样子把希特勒激怒了。尤其使他生气的是，他与许士尼格毫无共同之处，许士尼格显然是中产阶级的天主教奥地利的产物，体现了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他们两人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许士尼格的性格属于书生气十足的教授一类人物。希特勒在林茨和希太尔念书的时候就讨厌教授，几乎对所有教师都进行过侮辱，现在那些曾经使他悲惨度日、不承认他的艺术天才的资产阶级教授当中的一员，就活生生地站在他的对面。希特勒心里明白，对付许士尼格的办法只有一个：愚弄他，威胁他就范，大声吓倒他。

希特勒情绪激动的长篇大论和粗俗、恶劣的态度，是许士尼格从未想到的，也是从未遇到过的。在向许士尼格发动心理上的进攻时，希特勒采用了诸如暴跳如雷、蛮不讲理、恐吓威胁等粗鲁手段。

希特勒说道：“奥地利无论如何也不会对德国采取友好政策。奥地利的整个历史就是一种不断的叛逆卖国行为。过去是如此，今天也还是一样。这种矛盾的历史现象早该结束，现在是时候了。许士尼格先生，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已下定决心要使这一切结束。德国是一个大国，如果它要解决它的边界问题，没人会出面干涉的。”

尽管希特勒粗暴无礼，但许士尼格仍不失大家风范地反驳道：“总

H I T L E R



THE RUTHLESS AND BLOOD-LUST DEVIL

惨绝人寰的嗜血恶魔

理先生，我了解你对奥地利问题和奥地利历史的态度，但你将会明白，我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与你有着根本的不同。照我们奥地利人的看法，我们整个的历史是德国历史非常重要、非常有价值的一个部分，它不可能与德国的整个历史截然分开。而且，奥地利所做出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希特勒粗暴地打断了许士尼格的话，几乎是叫喊着说道：“完全等于零。我可以告诉你，完全等于零！在整个历史中，每个民族主义的思想都被奥地利破坏了，而且一点不假，所有这些破坏都是哈布斯堡王室和天主教会指使干出来的。”

许士尼格以守为攻地说道：“关于这点暂且不提。总理先生，奥地利人所取得的许许多多的成就是不可能与德国总的文化成就分开的。例如，贝多芬——”

希特勒又一次打断了他的话：“哦——贝多芬？我告诉你吧，贝多芬是在莱茵兰出生的。”

“然而，像许多别的人一样，他选择的是奥地利。”许士尼格针锋相对地说。

希特勒理屈辞穷，但他蛮不讲理、狂妄自大地说：“也许是那样。我只是再一次告诉你，事情不能照这样继续下去了。我负有一个历史使命，这个使命将由我来完成，这是上帝的安排，要我这样做……凡是不赞成我的人，就要被摧毁……我选择了任何德国人没有走过的最困难的道路；我已获得了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比任何德国人都伟大。而且，我要告诉你，不是靠武力手段。我是满怀对德国人民的热爱的……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需要警察，但并不是为了保护我，而是为了保护群众，免得他们过分的热情而互相碰撞受伤。”

许士尼格的思路准确，有条不紊，他在辩论问题时的主要优点是精明持重，善于分析一个问题的各个方面并得出肯定的结论，但这往往需要时间。对此，希特勒了如指掌，他就是不给他时间。这头撒野的公

羊在横冲直撞，尖厉、沙哑的声音还在提高，致使许士尼格完全无力集中思维，也找不到一点空暇时间进行思考。而且，希特勒喧嚣夸张，发了狂似地夸夸其谈，威胁地挥舞着两只胳膊，情绪激动地在他身边走来走去，那个样子已经使他作呕了。希特勒是个善于发现别人弱点的老练观察家，他知道，许士尼格已经受他摆布了。因此，需要的只是一点一点地向许士尼格施加压力，只要许士尼格稍示反抗，就一阵凶猛的恶骂，让他说不出话来。

希特勒深通不讲道德的诉讼律师的一套卑鄙伎俩。其中最简单的一种手段，就是不称呼对方的头衔，或连适当的姓名都不叫。他本应称冯·许士尼格先生，或更恰当一些，称总理先生。可希特勒只叫许士尼格先生，而且像对待仆人一样对待许士尼格。

许士尼格一走进这间宽大豪华的书房，就注定要倒霉了。他的教养决定了他不会提高自己的嗓门，因而也就失去了反击的机会，只是忍受一个接一个的屈辱。希特勒像抓着兔子耍着玩的大狼狗一样不可一世。他狂妄地吼道：

“只要我一声令下，一夜功夫你们那些可笑的防线就能被炸得粉碎。你当真以为你能挡住我半个小时吗？说不定某一天早晨你会像遇上一个响彻天空的春雷一样在维也纳碰上我。那你可就完蛋啦！我不愿意奥地利遭受到这种命运，因为这样一种行动意味着流血。在军队之后，我的冲锋队和奥地利军团就会开进去，没有人能制止他们的正当报复——甚至我也不能制止。你愿意把奥地利变成第二个西班牙吗？如果有可能——我倒是希望避免发生那种事情。”

许士尼格仍是以守为攻地说道：“我会了解一下情况的，而且会使任何防务都只限于边界的奥地利一侧。我当然知道你们能够开进奥地利。但是，总理先生，不管我们愿意与否，那将导致流血，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并不孤立，而且那极有可能意味着战争。”

在这个问题上，许士尼格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奥地利是一个内陆

H I T L E R

THE RUTHLESS AND BLOOD-LUST DEVIL
惨绝人寰的嗜血恶魔



国家，又没有天然盟友。英国不会为了它而动一个手指头；法国能够把德国阻止在莱茵兰之外，但是它没有那么做，而且，法国即使想采取行动，这时也已经来不及了。意大利一度是奥地利的保护者，现在是德国的盟友，除了顺从它的强大邻邦的无理要求之外，奥地利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对此，希特勒了如指掌，因而对许士尼格的反攻不屑一顾，继续威胁说：“许士尼格先生，现在我打算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要是我们现在找不到一个解决办法，事情就无法挽回了……考虑考虑吧，许士尼格先生。我只能等到今天下午。我对你说，只有认真接受我的意见，才是出路。我并不是在吓唬你。我过去的记录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我已经取得了我决心要取得的一切，可能我已经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日耳曼人……许士尼格先生，我是在给你惟一的一次机会，使你的名字也记录在伟大的日耳曼人的历史长卷上。这是一件荣耀的事情，而且，一切问题也都能解决了。我深知，必须适当考虑某些奥地利的特点，但没有必要提出任何困难。”

希特勒的狂妄想法，用普通人的话说，就是要求许士尼格彻底屈服，但他还没有决定，这种屈服应当是哪种形式的，所以他说话留有一定的余地。正如他在具有威胁性的讲话中常常做的那样，他一边说话，一边在琢磨着应该怎样的进行威胁。当许士尼格问他想要谈什么的时候，他回答说：“细节，我们今天下午讨论。”

许士尼格虽然非常谨慎，但他并不是个胆小鬼，然而，在希特勒的威胁恐吓面前显得有些沉不住气，而这恰恰是希特勒一直等待的机会。希特勒已经想好了制服许士尼格的计策。上午雷电齐鸣，接下来却是长时间的安静，当这个消除疑虑的牺牲品认为他已经变得温和了的时候，他再大刀阔斧，猛杀猛砍，让对手没有反抗的余地。他一直在观察，在等待。

到吃午饭的时候，希特勒的兴致很高。他似乎又要威胁，但他还

是想到了需要一个时间的间隔。他告诉许士尼格，德国人在建筑比美国摩天大厦还高的房子。其实没有那么回事，他自己也知道没那么回事。当时那还仅仅是些设想，要是有时间，德国在建筑方面会超过所有的国家的。

午饭后，希特勒召集了一次顾问会议，目的是拟出一份对奥地利提出的最后要求。这时，许士尼格在一间休息室里等着，一直等了两个小时。因为这个要求的范围和使用的词句，都要依希特勒对许士尼格的弱点的判断而定，所以，事先是无法拟就的。最后拿出来的具体要求是：奥地利在经济上与德国并为一体，解除对奥地利纳粹党人的禁令，3天后大赦奥地利纳粹党的在押党员，让给奥地利纳粹党人3个主要的政府部门——内政、军事和财政部。按希特勒一伙的预谋，如果奥地利纳粹党人得到这些权力，两三周后就能拿下整个奥地利政府。

许士尼格耐着性子看完了这份文件的打印稿。希特勒拒绝讨论这个文件的内容，并明确指出，对于这份文件，一点都不能改动，这是他最后的决定。“你或者原封不动地签字，3天之内执行我的要求，或者等着我进军奥地利。”希特勒脸色阴沉地说。许士尼格解释说，宪法没有授予他签署这种文件的权力。

“你必须做出保证！”希特勒吼叫道。

希特勒似乎认为，许士尼格的保证比宪法还具有约束力。

“我不能，总理先生。”许士尼格回答说。他的意思是说，这是超乎他的权限之外的事情。

许士尼格的态度软中带硬，希特勒根本不能容忍任何一个人对他的决定有任何疑问或持反对态度。因此，许士尼格的态度一时搞得希特勒不知所措，狼狈不堪。

这时希特勒完全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从屋子的一端跑到另一端，打开门，大声叫喊“凯特尔将军！”然后又转过身对许士尼格说：

H I T L E R



THE RUTHLESS AND BLOOD-LUST DEVIL

惨绝人寰的嗜血恶魔

“出去，等我回头跟你算账！”希特勒对待任何人都习惯像教师对待不听话的小学生一样把他轰出去。凯特尔将军以为希特勒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对他讲。“不，我不是要给你下达命令！”希特勒笑了，“我只是想让你过来一下。”希特勒以为这一下会把许士尼格吓得不知所措。

但不管怎么说，希特勒的自尊心还是受到了挫伤，因为有人敢于对他讲“不”。他一时慌神了，这说明他还不是一个超人。许士尼格在走廊里等了很久，以为很快就要把他抓起来。半小时后，希特勒又把他叫进去，对他说：“我决定改变我的主意，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但我要警告你，这是你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在这个协定生效之前，我再给你3天时间考虑。”

许士尼格签字了。他处在极度紧张的心理状态下，还不太清楚他做的事情后果有多么严重。他究竟能不能不签字已经不由他决定了。他的出路一是自杀，二是继续谈判，争取个好一些的结果。他可以说：“不！”他是在胁迫下签的字，他自己已经是敌人掌中的俘虏了，而且像同类的人物一样，希望获得自由以后，再去消除他所造成的危害的后果。

不幸的是，他签署的文件不是一份寻常的文件：它实际上是一份投降书。签字后，许士尼格悲观失望，六神无主地回到了维也纳。在回奥地利的途中，许士尼格决定拼死冒一次险。在与部长们商量很久之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对希特勒回答的最好方式是举行一次公民投票。3月9日，他在因斯布鲁克发表了一个公告：4天后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奥地利独立，还是与德国合并。这是个大胆的也是个致命的举动。希特勒气坏了，因为许士尼格的做法显然是背叛了他，显而易见，公民投票结果自然是绝大多数愿意独立。因此，希特勒下令，在公民投票的前一天，即3月12日，调军队进攻奥地利。

这时，希特勒惟一担心的，墨索里尼可能干预，因为上一次枪杀陶尔斐斯总理时，墨索里尼就干预过一次了。困难的是怎样说服墨

索里尼,让他相信德军介入奥地利是有正当理由的。要找出令人可信的借口是不容易的。希特勒的间谍不知道用什么手段截获了一封奥托·冯·哈布斯堡给许士尼格的信。冯·哈布斯堡住在比利时,是奥地利王位的觊觎者。他在信中提出要为奥地利共和国做贡献,说在这种艰难时刻他愿意担任奥地利总理。仅仅根据这么个无足轻重的材料,希特勒就编造出了一个与实际情况毫不相干的借口。他对墨索里尼说,近几个月来,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恢复了昔日的友好关系,其目的在于复辟哈布斯堡王朝,并反对德国。奥地利,估计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在边界上设垒布防,这是他们用心险恶的一个明显迹象。因此,他要派德国军队进驻奥地利,以防哈布斯堡王朝复辟。黑森的菲利普亲王娶的是意大利国王的玛法尔达公主,希特勒命令他亲自去给墨索里尼送这封信。菲利普亲王不得已接受了派遣。墨索里尼看过信后对菲利普亲王说,他不会在支持奥地利独立这件事上动一个手指头。菲利普亲王通过德国驻罗马大使馆的直通电话给坐在帝国总理府的希特勒打电话通报了墨索里尼的态度。

希特勒对墨索里尼的出乎意料的态度流露出孩童般的惊喜。剩下的就是德国以强大的武力征服奥地利了。

3月12日中午刚过希特勒越过了德奥边界。

为了控制住局势,头一天就派希姆莱到奥地利采取了预防措施。德国党卫队乘飞机到了维也纳之后,立即进行大搜捕。在开始的三四天里,被秘密警察列入黑名单的人还有机会逃跑,但后来就不行了。前总理的遗孀陶尔斐斯夫人被法国朋友救了出去,他们用汽车把她拉到布拉迪斯拉边境,高速冲过了边境。许士尼格则鄙弃逃跑,所以在第一批逮捕的名单上榜上有名。

希特勒在奥地利的林茨度过了第一个夜晚。他有些紧张,好像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是傍晚乘一辆黑色汽车,在一队摩托车保护下来到的。希特勒站在林茨市政大厅的阳台上,向下边挥舞旗帜的人群发表

H I T L E R



THE RUTHLESS AND BLOOD-LUST DEVIL

惨绝人寰的嗜血恶魔

了讲话：

如果上帝曾经叫我离开这个城市去做德国的领袖，他这样做一定是赋予了我一个使命，而这个使命只能是我亲爱的祖国重归德国。我相信这个使命，我活着为这个使命而斗争，我认为我现在已经把它实现了。你们都是这件事的见证人和保证人。我知道说不定哪一天你们会被召集起来。我希望那一天不会太远了。那时你们要发誓表明自己的信仰，我相信，那时我将站在整个德国人民面前能骄傲地面对我自己的祖国。那时，这一定能向全世界证明，任何把这些人民分开的企图都将枉费心机。

不知什么原因，希特勒说着说着，他的胳膊以一种奇怪的、痉挛的动作举了起来，他的两眼发直，好像有些魂不附体。夜里，当地的国家社会主义者都一直在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他睡觉的时候，大群的人还静静地站在旅馆外面的大街上，到最后一个人离去时，已经是凌晨四点钟了。

第二天，希特勒乘带装甲防护的轿车去利昂丁看他少年时代住过的那套宅院，并到他父母的坟上放了一个花圈。他青少年时代的好友库比席克这时是埃弗尔丁的市政官吏，虽然头顶已经秃了，但希特勒还得出他，他的样子和在维也纳的时候没有什么变化。他到帝国饭店去拜访希特勒，他们在一起呆了一个小时，一起回忆了往事。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林茨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希特勒站在窗前，指着这座城市说：“现在，它要变化了。”希特勒提到要在多瑙河上架起一座大桥，取名“尼伯龙根大桥”，此外，还要修建新的歌剧院，新的电影院和新的音乐大厅。他向库比席克许诺，要把林茨建成大日耳曼帝国的大城市之一，使其规模与宏伟可与维也纳相媲美。希特勒讲述林茨城重建计划时，库比